

济南大明湖畔有座稼轩祠，纪念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。它的前身是李公祠，李鸿章的专祠。

李鸿章是清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，洋务运动的领袖，安徽合肥人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)岁末，78岁的李鸿章病逝，清廷在京师建专祠以志纪念，并下令在其原籍和立功地皖、津、沪、宁、苏、浙、冀、鲁等修建祠堂十座。

李鸿章曾在山东剿捻，大败捻军于德州、商河；又赴山东查勘黄河工程，上疏加修两岸河堤，疏通海口尾闾。他在光绪二十四年(1898)莅临济南视察，曾乘坐画舫游览大明湖，山东巡抚张汝梅在历下亭为其摆宴接风。

山东巡抚周馥乃李鸿章得力助手和心腹，且是安徽同乡，从幕府到国之干城，全赖李中堂赏识、提携。接到上谕后，他即主持在大明湖畔修建了李公祠，并为之撰联云：“天为斯世生才，旋乾转坤，勋业迈西平而上；民到于今受赐，御灾捍患，庙祀与东岱齐休。”他还撰有一副上下联各三十字的长联，内有“杖策早荷殊知”、“环球公推名相”等句。山东一众官员都为修建祠堂捐资，直隶总督(前任山东巡抚)袁世凯捐银两千两，山东巡抚周馥捐银一千两，山东各地县令均捐银五十两。

李公祠是一组传统形式的建筑群，坐北朝南，立有影壁，包括戏楼在内的亭台楼阁等建筑，极尽华丽。祠内立有御碑，碑上刻有光绪二十七年(1901)十月初三的皇帝诏书。祠堂有二进院落，带后花园。第一进院落，立太湖石为屏，正房为三间门厅，左右各三间厢房。穿过门厅，是第二进院落，院中有亭，北厅三间是主祀殿，也即享堂。享堂之后是后花园，主体建筑是二层的飞龙楼(现称集山楼)，东西两侧为斜坡游廊，其北端直抵二楼。东侧游廊，由南向北叠次升高。每叠平台之外，都堆砌有假山石，下有一流清澈的小溪。中段台上有小亭，顶端平台有潜亭，可茗坐休憩。祠堂除大门外，东侧濒湖还有小门(俗称水门)。

祠堂建成后不久，即有两批外宾到此做客宴饮。1903年3月，胶澳总督特鲁泊一行接受山东巡抚周馥邀请来济访问。他们在3月30日“往游大明湖及李公祠，是晚，司道各官在李公祠请宴，陪席者为周中丞及青州副都统葛鲁岱及候补道杨晟、朱钟琪。”(1903年5月5日《胶州报》)同年4月，英租地威海卫行政长官骆克哈特亦应周馥之邀访问济南，也宴饮于李公祠后花园，并在飞龙楼前与山东地方官员合影。

1905年1月，杨士骥继任山东巡



▲ 1903年，山东巡抚周馥在刚建好的李公祠游廊下会见胶澳总督特鲁泊一行。

## 大明湖畔 李公祠

□魏敬群



### 明府城史话
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扶，他又在飞龙楼北的湖水中，建造了六角攒尖的觉沤亭(后称藕亭、九曲亭)。“沤”与“鸥”通，即水鸟也。

同年，启蒙思想家、诗人宋恕来济担任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文案。任事四年，他曾无数次游览大明湖。1908年夏，他在《戊申日记》中记述多次来李公祠情形，可见，李公祠是品茗、观荷胜地。觉沤亭与历下亭、铁公祠小沧浪亭并称明湖三亭。而觉沤亭与小沧浪亭为观荷最佳处。

十几年后，李公祠已呈冷清景象。1923年1月，作家吴天放来游大明湖，他在《谈游明湖——明沟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李公祠是祀李鸿章的，极形冷落。”又过了十年，作家翼翼看到的李公祠已经破败，里面充满了臭味，“天井里的一边是假山，一边是荷池，但是都已被破坏了。正中一个大厅，里面有两个神龛，中间的一个是李鸿章之位，左边是李照庆之位。祠内还摆着回牌、香炉等物，这些都已经很旧很脏了，这显然是因为没有人整理的缘故。在这

祠的后面有座破得快要不能遮风避雨的楼房，楼上有一匾额写着‘停云话雨’四个大字。这屋不知是什么用处。在这破屋的后面，还有一座亭子，也旧得不像样了，并且上面也没有一副对联和半个匾额。无以名之，就名之‘八面亭’吧，因为它是八面临水也。”(翼翼《游济南大明湖记》)他写到的破楼房就是飞龙楼，而其所谓的“八面亭”就是觉沤亭。而李公祠臭气外溢的原因，或如宋恕所说：“东边水门进口，其北侧即为便所，大为缺点。”

1935年7月下旬，时任《大公报》编辑主任的王芸生，由天津去青岛休养路过济南，利用倒车的半天空闲，游览湖山名胜。他坐船到了李公祠，见这里已成为收容所，祠内住着许多鲁西南的黄河水难民，“楼阁廊院，尽是衣履不完、面蒙菜色的妇孺，言语嘈杂，腐气扑鼻……在横男竖女、屎尿盈庭的李公祠中巡行一过，把适才一点奢望驱逐得烟消云散。”

两个月后，《大公报》记者萧乾受命前来山东采访灾情，写下一篇《大明湖畔啼哭声》：“济南城里到处淙淙地流着小溪，也流着成群低声叹息的难民。”萧乾来到李公祠时，“迈过收容所的门槛，即刻一股难堪的气味扑鼻而来。那是一座祠堂，堂的中殿和两厢都躺满了裹着破烂的人。我耳边充满了哭喊声。”美丽的湖光，庄严的祠堂，与百姓的苦难交织成一幅极不和谐的画面。

而李公祠变身稼轩祠，则是解放后的事情了。有一篇《大明湖导游词》是这样说的：“这座稼轩祠的旧址是李公祠，人民怀念爱国词人辛弃疾，所以在1961年把这座旧祠改成稼轩祠。”

【城市记忆】

## 闪回的电影生活

□孙葆元

老泉城路旧军门巷内是新华电影院的遗址。当年，那条窄窄的巷子是满城人精神生活的圣巷。老老少少一年不从这条石板铺成的巷子里走上几趟，这一年就白过了。电视没有进入家庭之前不能没有电影生活，朋友聊天总要聊到电影，好台词记不住，反派角色的台词张口就来，比如：“吃你几个破西瓜就要钱啦？老子在县城吃馆子都不拿钱！”(电影《小兵张嘎》)。笑声在记忆里闪回。

少年时看电影，觉得电影院就是另一个世界。老师提前宣布学校要组织看电影，每个同学要交五分钱，于是全班雀跃。到了看电影的日子，各班级排起长队，有些同学交不起五分钱，背起书包眼巴巴地望着队伍走出学校。队伍穿过泉城路，心也和平时不一样，排在队伍里的心是朝圣般的心。看电影就进入电影的故事世界，看完了，情思还回不来，散场的路上一贯好打闹的同学都沉默地走着，那个时候少年的梦都是通过电影建立的。

当时，旧军门巷北口树立着三块巨大的电影海报牌，预告着新影片的上映时间。海报是人工画的，每个影院都有一批画电影海报的美工，他们的职业很让人羡慕。每个市民走过那个路口都要停步看一下海报，看上映时间，看故事内容。

逢年过节要买年货，年货里不能没有电影票，谁家过年没有一场电影票，那个年过得就挺失败。大单位有专门跑电影院的工会干部，任务就是为职工购买年节的电影票。与影院打交道多了，混个脸熟就能买到好时间段的影票。如果是生人联系电影要拿介绍信，还不一定买到好场次的票。

那个春节复映印度故事片《流浪者》。好家伙，看电影的人比麦加朝圣还挤，影院歇人不歇马，放映机哗啦地转，跑片子的人马不停蹄地跑。那个时候三四个影院轮番使用一套拷贝，放映时间像列车时刻表一样错开。甲影院放完几盘带子赶紧交给跑片员送到乙影院，乙影院放完了再交到丙影院，丙影院又把另一部片子交给甲影院。赶的就是一个点。影院的效益都在跑片员的腿上。常常是影片放到高潮，突然灯光大亮，屏幕上出现幻灯公告：影片未到！观众集体发出一声叹息，可是没有人起哄，大家都习以为常地等着，直到灯光再次黑下来。那一年看《流浪者》的人太多了，倒票的沿街站立，每个人都哼着“拉兹之歌”，仿佛整个社会都流浪起来。

那年我单位买到的集体票竟然是年初四凌晨四点的。初三的晚上我和一帮狐朋狗友神聊，不觉间聊到凌晨一点。朋友告辞回家睡觉，约好明天再见，不是有一场电影等着嘛。刚进梦乡，那帮狐朋狗友又回来了，操着破锣般的嗓子喊起来，快起来，现在就是明天！连忙把衣服套上，顾不得扣扣子，就往影院跑，《流浪者》已经“流浪”了一半。

转眼间香港电影进来了，影院放映《三笑》。可不得了，观众疯了，彻夜排队去买票。我敢说那是放映周期最长的影片，人们喜欢那里边的欢乐，喜欢那些江苏评弹旋律的歌曲，更喜欢美丽的秋香。那时候电影预告在报纸的中缝处，所有的人都从那里寻找适合自己的时间。我有一位同事还没结婚，下了班不干别的，立马上电影院看《三笑》。他不是跟着笑，他是去看陈思思扮演的秋香，据说看了三十多遍。电影票都留着。你别说他以后找了个对象还真像秋香，很会过日子。有一次卖啤酒瓶子，她问收废品的，啤酒瓶子多少钱一个？收废品的告诉她，一毛八。她说，人家都一毛五，你怎么一毛八？收废品的闻听，便说，那就一毛五吧！

你看，都是看电影看的。



济南南护城河沿岸分布着众多泉水，丰富的水资源，吸引来大量以水为生的小手工作坊从业者。据史料记载，南护城河一带曾有皮革、染织、阿胶、酿酒、豆芽等小型作坊几十家先后来此择地建坊经营。

该照片是澳大利亚著名女摄影家海达·莫理循1942年拍摄的南珍珠泉附近护城河两岸的风景。

照片中，南珍珠泉边除了洗衣的妇女外，又多了些执筐的男人，那些大大小小的柳条筐是发豆芽的工具。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，来自济南西北乡庄的村民来到南珍珠泉附近，利用泉水发豆芽、磨豆腐贩卖，用泉水制作的豆芽、豆腐鲜嫩爽口，因此得到周围居民和餐饮商家的欢迎。

在南珍珠泉对岸，则密密麻麻地堆满了酒坛，这里是胜绍南酒公司，民国初年绍兴人范之杰在护城河北岸任泉附近买地建酿酒坊，由于泉水酿出的酒芳香醇美，色味俱佳，就连喝惯了北方烈酒的济南人也喜欢上了这绍兴味的南酒。在山东省第一次工农产品展览会上，胜绍公司的绍酒荣获金奖。

后来由于战乱，胜绍公司等小型作坊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先后歇业，河边的几家豆芽坊也于解放后合并为集体企业。如今，旧日的泉水人家已不见踪影，只有河边那座小小的豆芽泉池，尚保留着当年的一丝历史痕迹。

【影像老济南】

□撰文供图 陈强

## 泉水酿酒和泉水豆芽